

毛澤東評點

《智囊》

第十分冊

語智部辯才卷十九

僑童有辭。鄭國賴焉。聊城一矢名。高曾連排難解。紛辯哉。僊僊百爾。君子毋易繇言。集辯才。

○子貢

吳徵會于諸侯。衛侯後至。吳人藩衛侯之舍。子貢說太宰嚭曰。衛君之來。必謀于其衆。其衆或欲。或否。是以緩來。其欲來者。子之黨也。其不欲來者。子之仇也。若執衛侯。是墮黨而崇仇也。嚭說乃舍衛君。

田常欲作亂于齊。憚高國鮑晏。故移其兵。欲以伐魯。

孔子聞之、謂門弟子曰、夫魯墳墓所處、二三子何爲莫出。子路請出、孔子止之。子張、子石請行、孔子弗許。子貢請、孔子許之。遂行至齊、說田常曰、君之伐魯、過矣。夫魯難伐之國、其城薄以卑、其地狹以泄、其君愚而不仁、大臣僞而無用、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。此不可與戰。君不如伐吳。夫吳城高以厚、地廣以深、甲堅以新、士選以飽、重器精兵盡在其中。又使明大夫守之。此易伐也。田常忿然作色曰、子之所難、人之所易。○正○是○辨○端○子之所易、人之所難、而以教常、何也。子貢曰、臣聞之、

憂在內者攻彊。憂在外者攻弱。今君破魯以廣齊。戰勝以驕主。破國以尊臣。而君之功不與焉。則交日踈于王。是君上驕主。心下恣羣臣。求以成大事。難矣。夫上驕則恣。臣驕則爭。是君上與主有。卻下與大臣交。爭也。如此。則君之立于齊危矣。故曰。不如伐吳。伐吳不勝。民人外死。大臣內空。是君上無強臣之敵。下無民人之過。孤主制齊者。唯君也。田常曰。善。雖然。吾兵業已加魯矣。去而之吳。大臣疑我。奈何。子貢曰。君按兵無伐。臣請往使吳王。令之救魯而伐齊。君因以兵。

迎之。田常許之。使子貢南見吳王。說曰。臣聞之王者。不絕世。霸者無強敵。千鈞之重。加銖而移。今以萬乘之齊。而私千乘之魯。與吳爭強。竊爲王危之。且夫救魯顯名也。伐齊大利也。以扶泗上諸侯。誅暴齊而服強晉。利莫大焉。名存亡魯。實困強齊。智者不疑也。吳王曰。善。雖然。吾嘗與越戰。棲之會稽。越王苦身養士。有報我心。子待我伐越而聽子。子貢曰。越之勁不過魯。彊不過齊。王致齊而伐越。則齊已平。魯矣。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。夫伐小越而畏彊齊。非勇也。夫勇

不避難、仁者不窮約、智者不失時、今存越、示諸侯以
仁、救魯伐齊、威加晉國、諸侯必相率而朝、霸業成
矣、且王必惡越、臣請東見越王、令出兵以從、此實空
越名、從諸侯以伐也、吳王大說、乃使子貢之越、越王
除道郊迎、身御至舍、而問曰、此蠻夷之國、大夫何以
儼然辱而臨之、子貢曰、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、
其志欲之、而畏越、曰、待我伐越、乃可、如此破越、必矣、
且夫無報人之志、而令人疑之、拙也、有報人之意、使
人知之、殆也、事未發而先聞、危也、三者舉事之大患、

句踐頓首再拜曰。孤嘗不料力。乃與吳戰。困于會稽。痛入于骨髓。日夜焦唇乾舌。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。孤之願也。遂問子貢。子貢曰。吳王爲人猛暴。羣臣不堪。國家敝于數戰。士卒弗忍。百姓怨上。太宰嚭用事。順君之過。以安其私。是殘國之治也。今王誠發士卒。佐之以徼其志。重寶以說其心。卑辭以尊其禮。其伐齊必也。彼戰不勝。王之福矣。戰勝必以兵臨晉。臣請北面晉君。令共攻之。弱吳必矣。其銳兵盡于齊。重甲困于晉。而王制其敝。此滅吳必矣。越王大說。許諾。送

子貢金百鎰、劍一、良矛二。子貢不受。遂行。報吳王曰：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。越王大喜，曰：孤不幸，少失先人，內不自量，抵罪于吳，軍敗身辱，棲于會稽，國爲虛葬。賴大王之賜，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，死不敢忘。何謀之敢慮？後五日，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：東海役臣孤句踐，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。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，誅強救弱，困暴齊而撫周室，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，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。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，屈盧之矛、步

新編

光之劍以賀軍吏。吳王大說以告子貢。曰：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，可乎？子貢曰：不可。夫空人之國，悉人之衆，又從其君，不義。君受其幣，許其師，而辭其君。吳王許諾，乃謝越王。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。子貢因去之晉。謂晉君曰：臣聞之慮，不先定，不可以應卒。兵不先辨，不可以勝敵。今夫吳與齊將戰，彼戰而勝，越亂之必矣。與齊戰而勝，必以其兵臨晉。晉君大恐，曰：爲之奈何？子貢曰：修兵休卒以待之。晉君許諾，子貢去而之魯。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，大破齊師，獲

辨非

七將軍之兵而不歸。果以兵臨晉。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。吳晉爭強。晉人擊之。大敗吳師。越王聞之。涉江襲吳。去城七里而軍。吳王聞之。去晉而歸。與越戰于五湖。三戰不勝。城門不守。越遂圍王宮。殺夫差而戮其相。破吳三年。東向而霸。故子貢一出。存魯亂齊。破吳強晉。而霸越。十年之中。五國各有變。

直是縱橫之祖。全不似聖賢門風。

○○○曾仲連

孟軻

孟子

秦圍趙邯鄲。諸侯莫敢先救。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

間入邯鄲欲與趙尊秦爲帝。曾仲連適在趙聞之見平原君勝。勝爲介紹而見之于辛垣衍。曾連見辛垣衍而無言。辛垣衍曰。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。今觀先生之玉貌。非有求于平原君者。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。曾連曰。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。權使其士。虜使其民。彼肆然而爲帝。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。不忍爲之民也。所爲見將軍者。欲以助趙也。辛垣衍曰。助之奈何。曾連曰。吾將使梁及燕助之。齊楚固助之矣。辛垣衍曰。燕吾不知。

若梁則吾乃梁人也。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。曾連曰：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也。使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。辛垣衍曰：秦稱帝之害柰何。曾連曰：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，率天下諸侯而朝周。周貧且微，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。居歲餘，周烈王崩，諸侯皆到，齊後往。周怒，赴于齊曰：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，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，則斮之。威王勃然怒曰：叱嗟，而母婢也。卒爲天下笑。故生則朝周，死則叱之，誠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無足怪。辛垣衍曰：先生獨未見夫僕乎。十

人而從一人者。寧力不勝。智不若耶。畏之也。曾連曰。
梁之激之比于秦。若僕耶。辛垣衍曰。然。曾連曰。然則吾將。
使秦王烹醢梁王。重激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。嘻。亦太甚矣。
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。曾連曰。固也。待吾言。
之。昔者鬼侯。鄂侯。文王。紂之三公也。鬼侯有子而好。
故入之于紂。紂以爲惡。醢鬼侯。鄂侯爭之急。辨之疾。
并脯鄂侯。文王聞而歎息。拘于羑里之庫。百日而欲。
令之死。曷爲與人俱稱帝王。卒就脯醢之地也。齊閔。
王將之魯。夷維子執策而從。謂魯人曰。子將何以待。

吾君。魯人曰：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夷維子曰：吾君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諸侯避舍，納莞鍵，攝衽抱几，視膳于堂下。天子已食，退而聽朝也。魯人投其簞，不果納。將之薛，假途于鄒。當是時，鄒君死，閔王欲入弔，夷維子謂鄒之孤曰：天子弔，主人必將倍殯柩，設北面于南方，然後天子南面弔也。鄒之羣臣曰：必若此，吾將伏劍而死。故不敢入于鄒。鄒魯之臣，爲齊、張、橫、故生則不能事養，死則不得飯含。然且欲行天子之禮于鄒魯之臣，不果納。今秦萬乘之國，梁亦萬乘之國，交有稱王之

名睹其一戰而勝。欲從而帝之。是使三晉之大臣。未如鄒魯之僕妾也。且秦無已而帝。則且變易諸侯之。大臣。彼將奪其所謂不肖。而予其所謂賢。奪其所憎。而予其所愛。彼又將使其子女。讒妾爲諸侯妃姬。處梁之宮。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。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。于是辛垣衍起。再拜謝曰。吾乃今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。吾請去。不敢復言帝秦矣。秦將聞之。爲却軍五十里。

蘇軾曰。仲連辨過儀秦。氣凌髡衍。排難解紛。功成

而逃賞。戰國一人而已。穆文熙曰：仲連挫帝秦之說，而秦將爲之却軍。此淮南之所謂廟戰也。

○○○虞卿

秦攻趙于長平，大破之，引兵而歸。因使人索六城于趙而講。樓計未定，樓緩新從秦來，趙王與趙緩計之曰：與秦城何如？不與何如？樓緩辭讓曰：此非臣之所能知也。王曰：雖然，試言公之私。樓緩曰：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？公甫文伯官于魯，病死，婦人爲之自殺于房中者二人。其母聞之不哭也。相室曰：焉有子死

而不哭者乎。其母曰：孔子賢人也，逐于魯，是人不能隨。
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。若是者，其于長者薄，而
于婦人厚。故從母言之，爲賢母也；從婦言之，必不免
于妬婦也。故其言一也。言者異，則人心變矣。今臣新
從秦來，而言勿與，則非計也。言與之，則恐王以臣之
爲秦也，故不敢對。使臣得爲王計之，不如予之。王曰：
諾。虞卿聞之，入見王。王以樓緩言告之。虞卿曰：此飾
說也。王曰：何謂也？虞卿曰：秦之攻趙也，倦而歸乎？王
以其力尚能進，愛王而不攻乎？王曰：秦之攻我也，不